

敬悼金戈鐵翼的雷虎英雄

張復將軍

· 張延廷 ·



張復將軍民國四十五年
加入雷虎小組，迄民國
五十六年移交領隊，見
雷虎小組的誕生與發展。

東太太關到廁所裡，當時張將軍氣得向房東太太叫喊：「將來我要駕飛機來炸妳！」，十歲遷居重慶後，親睹日軍慘無人道的狂轟濫炸，造成千萬人民的流離失所與財產損失，更堅定了張將軍駕機禦敵的報國雄心。

種因於孩提時的沖天志向，在民國三十二年小學畢業後，終得實現。張將軍以幼齡十二歲報考空軍幼校，正式向飛行之路邁進，全心想著為苦難的國人打擊侵華犯華的日本人，清苦一生的軍旅生涯也就此悄悄展開，復加上國共內戰，不斷隨校遷徙，相隔六年未曾與任何家人相聚，這是戰亂年代的離苦。

隨著政府遷臺，幼校在屏東東港（現為風景名勝）復校，幼校畢業後，張將軍順利進入位於岡山的空軍官校就讀，是官校三十期（四十年班）正期生。民國四十年代，我各項軍事物資極度缺乏，國共經常在一江山、大陳島等武力對峙，兩岸戰火一觸即發，那時，張將軍甫自空軍官校畢業，即肩負起捍衛臺海領空的重任，多

次奉命飛入大陸地區進行轟炸，牽制共軍行動，對保衛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復興基地——臺灣，居功厥偉，貢獻至鉅。當時，張將軍身為基層飛行員任務繁重，舉凡：跑道頭警戒、威力偵巡、特種作戰、待命、駐隊、夜航及飛行訓練等，幾乎二十四小時都在部隊值勤；但大家不以為苦，堅守崗位，使共軍無法越雷池一步，對穩定當年臺海情勢功不可沒。

官校二十九及三十期學生是空軍當年第一批接受完整儀器飛行訓練的班隊，具有更精湛的飛行戰技，隨後由美國派員考核鑑定，選派優秀成為第一批前往美空軍基地學習噴射戰鬥機的飛行員，張將軍便是其中之一員，張將軍曾自述，此訓練對日後加入「雷虎特技小組」，有著極大的助益。

赴美學習飛行是張將軍一生最精采的故事與轉捩點，令張將軍印象深刻是到美國接受飛行教育初期，因國內訓練時已飛過「A-1」教練機，早已駕輕就熟，心態輕忽而遭美軍教官糾正，從此瞭解美軍對飛行態度的嚴謹，爾後對飛行任務再也不敢輕忽，後來也將此態度帶回國內教授年輕一輩的飛行員。除了嚴謹的態度，在飛行訓練中，如何提升飛行員自信、體驗不可思議的空間迷向、十三個G力帶

張復將軍生於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哈爾濱市，那一年正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依族譜張復將軍屬「連」字輩，然將軍的父親當時心繫國仇家恨，殷盼這年出生的小兒成人後，能為中華民族雪恥復仇，成為打倒日本倭寇之一員大將，遂以「濱生」為乳名，學名以「復」命名之。

張將軍與飛行結緣甚早，三歲居北京時，曾見一架飛機由空中掠過，問母親：「那是什麼？」，母親回答：「那是飛機！」，張將軍道：「我也要飛！」飛行對張將軍而言，並非童言童語，而是常駐於心的志願。張將軍五歲在德國居住時，因頑皮被房

來的身心殘酷折磨、起落航線與編隊飛行要求、絕不輕縱飛行員的教育方式、戰場上沒有第二次犯錯機會、飛行一定要相信儀表等等，都是在美國這段時間接受嚴格飛行訓練與專業知識素質養成。在美訓練期間，也因為美國空軍「雷虎特技小組」的啓發，而有了我國空軍雷虎小組誕生，張將軍這批赴美受訓的飛行員可說是當時我空軍飛行訓練最重要的資產之一。

返國後，張復將軍分發至臺南空軍基地服務，並於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九日，首次飛赴大陸地區執行轟炸任務，初次體會到戰場上槍林彈雨、驚心動魄的場景，也見識到飛行同袍因戰火而犧牲的殘酷，還有為飛訓、特技表演而為國捐軀的年輕空軍健兒。

「雷虎特技小組」是張將軍另一篇精采故事，自美返國後第二年，我空軍特技小組在時任總司令王叔銘上將大力支持下成立。雷虎小組表演在當年是叱吒風雲、萬人空巷的活動，其九機編隊特技（非常高難度）演出立即轟動各界，受邀到國內、外各重要場合表演，更是震驚中、外航空界，傳談為飛行經典之作。當時數度蒙先總統蔣中正先生接見

，也因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瞭解到飛行員經常體力及壓力負荷過鉅，因此增加空勤伙食費來強健體魄，可見當時雷虎小組所受矚目程度並非一般。

再者，雷虎小組後來獲邀參加美國國防部舉辦的第一屆飛行會議，與會者均為各國官員以及美國航空界重要人士與其眷屬，在美空軍雷鳥小組、美海軍藍天使小組、義大利空軍紅魔鬼小組、荷蘭空軍四騎士小組及我國空軍雷虎小組等五組表演中，以九機編隊連作三個飛行筋斗，轟動全場，此空前絕後的高難度特技飛行演出受到大肆讚揚，獲得「Your team stole the show.（你們小組奪走了整個表演。）」的高度評價，也讓美空軍



民國四十八年雷虎小組獲邀至參加第一屆飛行會議，於美威廉斯基地練習後之留影，由左至右為李學禮、劉蘇鍾、席得隴、袁行遠、梁龍、張復（前排）、許大木、唐卉璋、周林峰、羅化平、王詒祺、唐毓泰（後排）。



張將軍伉儷育有三女，均各自成家立業，退休後在家頤養天年，作者（右）感於張將軍對空軍、對國家之犧牲奉獻，時常探望慰訪，一則表達向將軍請益、汲取經驗，一則表達空軍的深切謝意與滿溢關懷。

將領脫口「Fortunately, we are on the same side.（幸好我們站在同一陣線。）」的欽佩之語，雷虎小組可說已超越當年美軍雷鳥小組的特技飛行成就，真是青出於藍勝於藍。返國後，由時任總長王叔銘上將親自頒發獎章表揚，還特別繞行臺北市區接受熱情民衆歡迎，實為國人之光、軍人之光。

張將軍家庭生活幸福美滿，在賢內助蔣鳳居師母的打理下，將軍家中總是讓人感覺圓滿溫馨。早期飛行員薪水微薄，生活條件清貧嚴苛，現今難以想像，而張師母不辭辛勞將家中大小事打點妥適，扶養三位懂事乖巧的女兒長大成人，各自成家，並生了三位可愛的外孫子女，這一切都要歸功於鳳居師母安定家務，使將軍可以



業忠態行座七座
畢業科戰門起，實踐三十七座
三十任官之實獲頒於民國八
校官於國家共彪炳，於民國
軍官四十忠無數，戰功於
將軍職責、功無章，戰功於
復興民國，立勳、獎章，於
張，於職、立勳、獎章，於

無後顧之憂地全心奉獻軍旅。

回顧張將軍的軍戎生涯，兩次跳傘獲救，一次落海，一次墜山，超越生死線的英勇傳奇，直搏九天的空戰紀錄，至今仍伴隨「雷虎小組」的精湛演出，每每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今（民國一〇八）年九月九日張將軍因病長辭，九月二十一日在至親遺族的淚水見證與獻身一輩子的國旗覆蓋下，火化移靈，自此與青山碧湖同壽相伴。雖然，將軍的身形遠去了，但將軍飛越萬里長空，「足智多謀、驍勇善戰、待人寬厚、處事勤敏、才學豐碩、凡事洞察機先，勇於負責」，凌雲禦敵的浩氣英風與愛國忠軍的胸懷情感，將長存於中華民國空軍的史冊裡，熠熠閃動，令人留戀不已。

我在南偵的日子寫著西寧艦的詩

軍聲 不再沙啞

· 林寒 ·

諾克斯級的水兵深信
薛西弗斯會撐出歌謠

只是自由的肩胛 為何得漆上鏈條

而掌冊的船桅更要

崖壁的舌苔來說道

曾幾何時

乘濤捎沙扛浪劈潮的「中海門」

已慢慢拔尖成

失足的暗伏 撕咬的養份

狂雨風驟的天性是自然風帆

但羅盤的陰影

卻逼得青春水滴也要繫出嶙峋

「深洋何時也會感受出

雨來的愁憂 畢竟見底的地帽

已開始喚醒漠沙來嘶嚎」

夢田般的航速漸漸

被假寐的潮浪測量著

以為灣濱的光影會來註解

洋流上的碉堡

使礁岩的名姓得能灑脫

是此 不斷搖晃歷史來挖掘出遺缺

更渴望卷繁的佚聞能信仰出背脊

但卻無知早先的迷霧
已在遠方鑄造出失信了

最後只能駛入時代的漩渦中

奏彈海服上的冷霜

而艦隊上的浪鼓也只剩下回憶：

那年 Elie Ripon 狠狠地抓著荷蘭叉

馳騁的準星像條驚雷

兀自刺向那等著稱謂的海峽

而鯨豚奔騰的面目恍若

創世紀那般地耀閃

直至彼此按出星辰後

水面竟浮漫著赤心的藍眼

「此今港口是否在哭泣

而燈岸也只會默著耳窩

換棄絕來傾聽吧！用筆尖在表決

然後泡壺茶 棋局那些渡海的國族

接著再噤聲其靠近」

或許亂世從未真正的離去吧！

只要喧囂還有人心 愛河便如縛索

假如洶湧欲手敬著海旗

禁錮的眼神就須 像那陽字號的聲光

等待退役來扣上風息